
最后的郊狼

The Last Coyote

迈克尔·康奈利 著

凌寒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

图书在版编目(C

最后的郊狼 (美) 康奈利

(哈里·博斯系列)

ISBN 7-80225-200-8

02038821

6.11

I. 最... II. 康... III. 侦探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33359号

The Last Coyote

By Michael Connelly

Copyright © 1993 by Michael Connell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. Spitzer Literary Agency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6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I712.45
762



谢刚 主译

最后的郊狼

[美] 迈克尔·康奈利 著；凌寒 译

责任编辑：于彦琳

装帧设计：艾莉

责任印制：韦航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刚

社址：北京市东城区金锭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：010-65270477

传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：010-65512133

邮购电话：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

印刷：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 × 1092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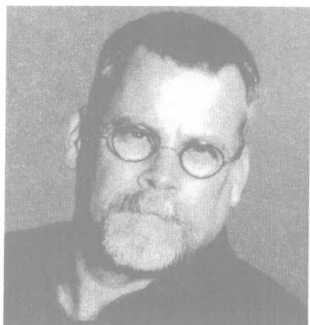
印张：17

版次：2006年11月第一版 200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225-200-8

定价：34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

迈克尔·康奈利 Michael Connelly (1957 ——)

迈克尔·康奈利是美国前总统比尔·克林顿、摇滚巨星米克·贾格尔等人最喜欢的推理小说家，他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警探小说作家。他的小说迄今为止销售了700万册，被翻译成31种文字，并年年蝉联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榜首。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·金非常赏识康奈利的作品，还特为他的《诗人》一书作序。

自出道以来，康奈利获奖无数，其中包括爱伦·坡奖、安东尼奖、尼罗·伍尔芙奖、夏姆斯奖、马耳他之鹰奖，以及法国的 .38 Caliber、Grand Prix 及意大利的 Premio Bancarella 等奖项。他还曾担任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(AWM)主席一职。

迈克尔·康奈利从事小说创作之前，在《洛杉矶时报》担任犯罪新闻记者，丰富的体验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1992年康奈利创作了以洛杉矶警探哈里·博斯为主角的小说《黑色回声》，获得当年爱伦·坡奖的最佳处女作奖。截止2006年，他一共写了十一部“哈里·博斯系列”小说，为洛杉矶市创造了一个保护者的形象。

除“哈里·博斯系列”外，康奈利还有《诗人》、《血型拼图》等作品，也同样登上畅销书排行榜。

目前康奈利和他的家人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。

1

“你打算先从哪儿说起？”

“什么哪儿？”

“呃，什么都行。就说说这次事件吧。”

“这次事件？嗯，我是有一些看法。”

她竖起耳朵听着，可他却打住不说了。他还没到唐人街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这么干了——得让她多费点劲儿才能从自己嘴里掏出东西来。

“能把你的看法说给我听听吗，博斯探员？”她终于忍不住开了口，“为的是——”

“我的看法就是，这些都是胡扯，整个全是胡扯。你们为的就是这个。没别的了。”

“噢，等一下。你说‘胡扯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没错，我是推了那家伙一把，没准儿我还打了他。我也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是我并不打算否认什么。那么好吧，停我的职，赶我走，把这事交给权利委员会^①处理吧，怎么着都行。可这么做就是胡扯，为缓解压力而强制性休假就是胡扯。我的意思是，凭什么我得一星期跑三趟到这儿跟你谈话，就跟我是个——你甚至都不认识我，对我也一无所知。我为什么非得跟你谈话？为什么非得要你在这东西上签字？”

“好吧，从程序上来看，你自己刚才的这段声明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。局里这么做不是为了惩罚你，而是为了挽救你。他们让你去为缓解压力而强制性休假，这就意味着——”

“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所以我说都是胡扯。某人自以为是的断定我压力太大，局里就因此停我的职，而且还不知道要停到什么时候。最少，也得等我在你面前出够了洋相才行吧。”

“这事情根本没什么自以为是的，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招致了这个决定。我认为你的行为清楚地表明了——”

“我干的事情跟压力毫无关系。这些事是因为……呃，算了吧。我说过，这些全是胡扯。那么我们干吗不跳过这一点，直接进入正题呢？我得怎么做，才能重新开始工作？”

他看到她的眼底燃起了怒火，这是因为他全盘否定了她的专业 and 技巧，伤到了她的自尊。不过，她眼里的怒火很快

^① 属负责调查处理警察违纪事件的机构。在洛杉矶警察局，权利委员会通常由两名警官及一位平民组成。

就消失了。整天跟警察打交道，这样的情形她想不适应也不行。

“你难道看不出来这都是为你好吗？我只能说，局里的高层显然还是把你当成了一份宝贵的财产，否则你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。他们要是按规定给你处分，你现在就已经走人了。可他们没这么干，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住你的前途，让你继续为警局发挥应有的作用。”

“宝贵的财产？我是警察，不是什么财产。等你出了警局的门、走到大街上的时候，谁还会想到什么应有的作用呢。说来说去，你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上这儿来就是为了听这些东西吗？”

她清了清嗓子，语气变得非常严厉。

“博斯探员，你有个问题。它绝不是开始于导致你休假的这次事件，比这还要早得多。这就是我们每次面谈要谈的事情。你明白了吗？这次事件绝不是孤立的，在此之前你的问题就已经存在了。在签字同意你回到任何岗位之前，我必须让你好好地剖析一下自己，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打算要做什么？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发生在你的身上？我希望我们的面谈会是一次坦诚相见的交流，我问你问题，而你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。只不过，我们的交流是有明确目的的。请不要攻击我和我的职业，也不要攻击局里的领导。说你自己就行了。我们要谈的是你，不是其他人。”

哈里·博斯默不作声地看着她。他很想抽一根烟，但却绝不会去征求她的意见——他绝不会在她面前承认自己有这个习

惯。要是承认了，她也许就该扯到什么口腔固着^①、尼古丁依赖症上头去了。他转而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桌子对面的这位女士。卡门·西娜若思个子不高，长相和善，举止也让人觉得很可亲。博斯知道她不是什么坏人，实际上，他还听以前被送到唐人街来的那些人说过不少关于她的好话。她现在只是在公事公办，而他的火气其实也并不是针对她的。按他看，她多半也有足够的判断力，能看得出来这一点。

“听我说，我很抱歉。”她说，“我不应该一上来就问那么直截了当的问题。我明白，这对你来说是个很敏感的话题。我们重新来一遍吧。对了，你要是想抽烟，那就抽吧。”

“档案里连这都有吗？”

“档案里没说这个。不用看档案，看你的手就知道了。你总是不自觉地把手抬到嘴边上去。你有没有试过戒烟呢？”

“没试过。不过这里可是市政府的办公室。你也知道办公室里不让抽烟。”

这个借口没什么说服力。在好莱坞警署的时候，他天天都在违反这项制度。

“这儿没有那样的规定。我希望你别把这里当成是帕克中心的一部分，甚至也别把它当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。我们的办公室之所以会跟那些地方隔得远远的，主要就是为的这个。这

^① 口腔固着为心理学名词，来源于弗洛伊德学说。按其学说，儿童在零到一岁时有原始性欲，满足此原始性欲的主要途径是口部的吸吮活动。如果在此一时期内口欲未能得到适当满足，就可能产生口腔固着，使人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贪吃、酗酒、抽烟等行为。

儿没有那边的那些规矩。”

“我们身在何处并不重要，因为你还是在为洛杉矶警察局工作。”

“你要努力让自己相信，相信自己已经远离了洛杉矶警察局。你来了这儿，就要努力相信自己只是来看朋友的，只是来聊天的。在这儿，你说什么都可以。”

可 he 知道自己不能把她看作朋友，绝对不行。这样做太危险了。不管怎样，为了让她高兴，他还是冲她点了一下头。

“这看起来没什么诚意。”

他耸了耸肩，似乎在说自己只能做到这样了——事实也的确如此。

“顺便说一下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对你进行催眠，帮助你摆脱对尼古丁的依赖。”

“如果我想戒的话，我自己就能戒得掉。人分为两类，一类人抽烟，还有一类人不抽。我是抽的那一类。”

“没错。这大概是自我毁灭倾向最明显的一种表现。”

“请问，让我休假是因为我抽烟吗？我来的原因就是这个吗？”

“我想你自己应该知道原因是什么。”

这时他想起来，自己是抱定了主意要尽量少开口的，于是就闭上了嘴。

“好吧，那我们继续吧，”她说，“你已经休了……我看一下，到周二就一个星期了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段时间你都干吗了？”

“大部分时间都在填联邦紧急事务处的表格。”

“紧急事务处？”

“他们给我的房子贴上了红签^①。”

“地震已经是三个月以前的事了啊。你为什么要一直等到现在呢？”

“我一直都很忙，一直都在工作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你给房子上保险了吗？”

“别说什么‘我明白了’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明白。你根本就不可能站在我的立场上来看问题。我的回答是没有，没上保险。跟其他大多数人一样，我过的是一种拒绝承认现实的生活——你们这些人不就是这么说的吗？我敢打赌你是有保险的。”

“是的。那你的房子毁坏到什么程度了？”

“这得看你问的是谁了。市政检查员说已经全毁了，连进都不能进了。我自己倒觉得问题不大，只要修一修就好了。到现在，家居货栈^②的人都已经叫得出我的名字来了，我还找了个工程承包商帮着我一起修。房子很快就要修好了，之后我就要去申诉，让他们撤掉红签。我已经找好律师了。”

“你现在还住在里面？”

他点了点头。

① 地震之后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会给受损严重的建筑物贴上红签，表明该建筑已经不适宜居住，应予拆毁。

② 美国家居货栈是全球最大的建材家居零售企业，也是美国第二大零售商。

“博斯探员，这就是拒绝承认现实。我认为你不应该继续在那儿住下去了。”

“我认为，对于我警务工作之外的事情，您并没有任何发言权。”

她举起双手，表示自己不会再对此事发表意见。

“嗯，我不是说你做得对，但我觉得这样做也是有点用处的。我想，手里有点事情忙着是有好处的。当然，如果把它换成一项体育运动，一个业余爱好，或者是几个出游计划的话，你的感觉可能还要好得多。我觉得，对你来说重要的是让自己保持忙碌状态，让自己不再去想这次事件。”

博斯假模假式地笑了起来。

“你在笑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每个人都管这事儿叫一次事件，这让我想起来，大家都管越战叫冲突，而不是战争。”

“那你认为应该叫它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不过‘事件’这个词……听起来像——我也不知道——像是什么经过了消毒处理的东西。听我说，医生，先说说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。我不想出去旅游，明白吗？我的工作处理凶杀案，那才是我该做的事情。我真的很想回去工作，你知道，我多少还是有点作用的。”

“前提是局里让你回去。”

“前提是你让我回去。你也知道，这取决于你。”

“也许吧。说到自己工作的时候，你就像是在谈论什么重大使命一样，你自己注意到了吗？”

“差不多吧，就跟基督的圣杯^①一样。”

他的话里带着一种嘲讽的口气。谈话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了，而这还只是第一次面谈而已。

“是吗？这样说来，你认为你这辈子的使命就是侦破谋杀案、把坏人送进监狱喽？”

博斯耸了耸肩，表示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接着他站起身来，踱到窗口，俯视着希尔大街。人行道上熙熙攘攘，每次他来的时候这地方都是这么拥挤。他注意到，人群里有两个白人妇女。在无数张亚裔面孔的海洋中，她们俩就像混在米粒里的两颗葡萄干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她们从一家中国肉铺的橱窗前走过，博斯看到店里有一排整只的熏鸭，全都被拴着脖子吊在那里。

他又往路的远端看去，看到了好莱坞高速公路的立交桥，还有老的州治安监狱那黑黢黢的窗口。监狱后头就是刑事法庭所在的建筑，刑事法庭的左边则是市政厅大楼。市政厅大楼最高的几层外面都围着黑色的柏油帆布，看起来像是在为什么东西致哀，不过他知道那其实是为了挡住掉下来的碎片——大楼在地震中遭到了损坏，目前正在维修过程当中。从市政厅大楼再往远处看，博斯看到了那幢熟悉的玻璃建筑——帕克中心，洛杉矶警察局的总部。

“跟我说说吧，你的使命究竟是什么。”西娜若思在他身后轻声说道，“我想听你形容一下自己的使命。”

^① 传说中圣杯是耶稣在最后晚餐时用过的，后世的许多勇士都以寻找到圣杯为自己终生的使命。现在“圣杯”在西方已经成为了神圣使命的代名词。

他坐回到椅子上，努力想找出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向她解释自己的想法，最后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”

“好吧，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，想想你的使命。你的使命究竟是什么？好好想想。”

“你的使命又是什么呢，医生？”

“这不是我们现在该关心的问题。”

“当然得关心。”

“听着，探员，我只会回答这一个关于我私人的问题。我们的谈话不是关于我，是关于你的。我的使命，我认为，是帮助这个局里的男男女女。这是从狭义上来说的。从更大范围来说，我通过做这件事帮助了周围的人，帮助了这个城里的人们。大街上的警察状态越好，我们大家的生活也就越好，也就越安全。这么说可以了吗？”

“挺好的。在我思考我的使命的时候，你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像你一样，把它精简成短短的几句话，然后再好好排练一番，到说的就跟照着词典念一样呢？”

“博斯先生——呃，博斯探员，如果你总是这么装腔作势，这么逞强好辩，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，而这也意味着短期内你不可能回去工作。难道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目的吗？”

博斯举起双手表示投降，她则低下头去看着桌子上的黄色拍纸簿。趁着这个间隙，他仔细地把她打量了一番。卡门·西娜若思的手就放在她身前的桌子上。她小巧的双手呈古铜色，

两只手上都没有戒指，右手拿着一支看上去价值不菲的钢笔。在博斯看来，用昂贵钢笔的都是些过分注重外表的人。不过，也许她是个例外。她深褐色的头发向后拢着，戴着一副细玳瑁边的眼镜。从她牙齿的情况来看，小的时候她真该戴一戴牙箍。她从拍纸簿上抬起头来，迎上了他的目光。

“我听说这个事——这个……情况是跟一段感情的破裂同时发生的，要不就是那之后没多久的事情。”

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是我拿到的背景材料里讲的。至于这份材料是谁提供的，那并不重要。”

“不，这很重要，因为你这个消息来源根本就不可靠。这两件事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。你所说的感情破裂已经是差不多三个月之前的事情了。”

“这种事情带来的伤痛通常不是三个月就能过去的。我知道这是一个私人问题，可能也不那么好谈，可我还是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下。其中的道理在于，我可以借此对你动手打人时的精神状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。有问题吗？”

博斯冲她摆了摆手，示意她继续。

“你们这段感情维持了多久？”

“一年左右。”

“结婚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谈到结婚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应该算是没谈过。我们从来没公开谈论过这件事

情。”

“你们住一起吗？”

“有时候在一起。我们都有各自的住处。”

“分手已经没法挽回了吗？”

“我想是吧。”

博斯大声说出了这句话，这似乎还是他第一次承认：西尔维亚·莫尔已经离开了他的生活……永远地离开了。

“分手是双方都同意的吗？”

他清了清嗓子。他不想谈这个，可又想就此给这件事情来个了结。

“可以说是双方都同意吧，不过我是在她已经决定离去时才知道这件事的。你知道，三个月之前，当我的房子在地震中摇摇欲坠的时候，我们还在床上抱成一团。可是，余震还没过去，她就已经走了。”

“按我看，余震到现在都还没过。”

“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地震导致了你们关系的破裂？”

“没有，我没那么说。我只是跟你说明事情发生的时间而已——就在地震发生之后。她是一个老师，在山谷区教书。她的学校被地震摧毁了，学生们都被转去了别的学校，区里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老师了。学校有公休假，于是她就休假去了，到外面旅游去了。”

“她是害怕再来一次地震呢，还是害怕你？”

她目光锐利地盯着他。

“她为什么要害怕我呢？”

他知道，这话听起来太像自我辩护了。

“我不知道，只是随便问问。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让她害怕的事情？”

博斯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在分析分手原因的时候，他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个问题。

“如果是说身体方面的话，没有，她并不怕我，我也没做过什么让她害怕的事情。”

西娜若思点点头，在拍纸簿上写了点什么。她居然连这都要记，博斯觉得很不安。

“听着，这事儿跟上星期发生在警局里的事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”

“她为什么要离开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他看向了别处，觉得有些生气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她想问什么就可以问，见缝就可以往里钻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答案。我认为你应该知道她离开的原因，至少是有自己的想法吧。你一定知道。”

“她发现了我的真面目。”

“她发现了你的真面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应该去问她自己，因为这话是她说的。不过她现在在威尼斯，意大利的那个威尼斯^①。”

^① 洛杉矶附近也有个地方叫威尼斯，那是一处著名的海滨游览胜地，所以博斯会这么说。

“是吗，那你觉得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我怎么觉得并不说明问题。话是她说的，选择离开的也是她。”

“不要对我这么抵触，博斯探员，拜托你了。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帮你重返岗位。我说过，那是我的使命，等你能行的时候就让你回去。可你却把自己搞得那么麻烦，让事情也变得麻烦起来。”

“没准儿她就是发现了这一点才走的。没准儿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”

“我不相信原因会这么简单。”

“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相信。”

她看了看手表，往前欠了欠身。看她脸上的神色，她显然对这次面谈很不满意。

“好吧，探员，我知道你觉得很不自在。我们还得继续谈下去，不过按我看，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好了。我希望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，尽量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。”

她等着他说点什么，可他却什么也不说。

“我们来说说上星期的事情吧。据我所知，事情的起因似乎是一个妓女被谋杀的案件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起谋杀很残忍吗？”

“残忍只是一个形容词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东西。”

“没错，那就按你自己的理解来说吧，这起谋杀是不是很